

弘誓

一九九三年二月創刊·一九九五年二月出刊·第十三期



歲末聯歡晚會的最高潮，全體學員虔誠的獻花、獻燈、供養。
感謝授課法師為眾生慧命不辭辛勞。

佛教弘誓學院刊行

歲暮祈福

—福番整理—

節目：寶島新聲 TNT 新聞評論
時間：1994年12月24日 17:00~19:00
主持人：老包（盧鑄堂）
黑白新聞周刊發行人兼社長
來賓：昭慧法師

老包：1989年元月，宗教界與藝術界發生了一場轟動武林的「思凡事件」，當時的台灣還是一個非常封閉的社會，強勢新聞媒體和大中國意識尚未受到大眾的重視，惡勢力在關鍵時刻顯現了重大作用。昭慧法師與民主陣營的結合，大概就在那時。

在整個思凡事件中，既得利益者掌控新聞媒體，將宗教以極不禮貌的過程，昭慧法師護法衛教挺身而出，引起我的注意。我非常感佩法師的孤獨作戰，也是當時唯一在報上寫文章評論聲援的人，這即是我跟昭慧法師認識的因緣。

經過這麼多年，台灣社會不斷有許多不公平、不正義的地方，昭慧法師都義無反顧的投入，宗教人才必須分心參加社會改造運動，對宗教界來說，也許會十分不甘，但對社會來說是絕對需要的。

今天是西方的聖誕夜，引發了一個感想，我出身文學創作，一直對宗教、人的心境、情境非常在意。從過去的經驗，西方一到了聖誕季節，他們的社會氣氛就顯得非常和平；甚至兩國戰爭，在那時也會停戰。我學生時代在陽明山住了很久，當地有許多美軍，聖誕的氣氛和一系列的音樂，營造出與我們完全不同的世界。台灣從沒有這樣的過年氣氛，使我覺得很困惑，是否台灣社會要達到文明還有一段距離呢？不知法師的看法如何？

藉重佛教 提昇文化

昭慧法師：我對基督宗教的音樂非常欣賞，高中參加合唱團，曾經唱過拉丁詩的聖經，感覺它的感人力量極強。當然這有其淵源流長的原因，十七八世紀開始，許多大作曲家朝這方面努力，而這些純屬消費人口的作曲家，如果沒有大眾的支持力量，沒有官廷的宣揚重視，使生活無後顧之憂，他們是絕對無法專心投入音樂活動的。

反觀中國文化，高層人士包括政權及知識份子，對宗教一向是排斥、看不起的。儒家文化主流自始有這個毛病。本來古詩經裡面的風雅頌，「頌」即是宗教音樂，每一個民族都有他的宗教音樂，由最純淨的心靈所發出的聲音，可以說是一個民族最豐富，最性格的語言。但在儒家文化的壓力下，宗教只能在庶民階層作草根性的發展。因為少有知識份子投入，所以文化層面無法提昇，佛教本身不是沒有音樂，只是不夠普遍，其中也深受印度文化的影響。而印度文化甚至影響中國文學，“敦煌變文”即以後所謂的“彈詞曲書”就是明證。經文體裁和音樂形式一直影響中國的聲韻學和詩詞文義，但是中國讀書人根本上

就避免在宗教方面繼續發展，所以這部份的文化就不太進步，雖有些還保持著，但一般社會仍不易聽到。

我到過馬來西亞、新加坡兩三次，很喜歡他們的回教音樂，蕩蕩心扉，內心無一點廟念，感覺是人生最高尚的境界。台灣應該提倡宗教文化，而不是排斥！

老包：昭慧法師愛恨分明，非常有正義感，對宗教理念尤其堅持，任何人有所扭曲，他的字典裡絕沒有「算了」這個字眼，一定要跟你討回公道！這時你會發現什麼叫做「怒目金剛」！六七年前，當一般人對兩大報三家電視台的惡形惡狀還沒什麼感覺的時候，被欺負大都只有認了，唯一吭聲的只有昭慧法師和他的信眾，他們勇敢的站出來挑戰，使我印象極深，而此後更一直延續宗教對人權的關懷。

悲懷蒼生 沙門本色

昭慧法師：確實這樣，古語說「最難風雨故人來」，老包那時的支持對我鼓勵極大，投入社會關懷，可以說也是老包的啓發。過去佛教界長老法師，大都寄望我能專心學術，思凡事件結束後，如果沒有老包的影響，我可能又回到學術的象牙塔內，繼續悠哉遊哉去了；但老包不善罷干休，送我自由時報，開始還真不習慣，因為從未接觸這種言論；漸漸地體會這其中極深道理，心理上掙扎很久，如果要參與社會關懷，絕對會影響學術的進度，到現在我學術上的朋友還常打電話來說，你不要做逃兵呀，趕快回來！而老包的鼓勵，帶給我深刻的考慮。後來深思，社會關懷實際上確有需要，尤其佛教界到目前為止，對教育爭議的社會課題，仍不太敢站出來。處於這個時代，對自己性命的投資，不一定要偏頗在學術方面，只要對眾生有利益的，應該就去做！

老包：這方面我也有相同感受。譬如我的最愛是文學創作，也許物質生活上差強人意，但我甘願在這個世界中自得其樂，不必在意別人的掌聲。我曾跟社長開玩笑，如果TNT開一個文學性的節目，我可以講得很好。而現在卻必須分心做其他事，荒廢了自己的所愛。

最近前衛出版一本小說評論的回顧，在我的舊著「再見黃磚路」中，作者把我罵得十分難堪，批評我是「口的巨人，手的侏儒」，說我只會在文學中提出問題，卻從不想辦法解決，這還是相當嚴重的譴責！那篇評論是十八年前寫的，作者十八年後回顧起來，發覺說那句話實有內疚。以一個作家身份表現社會的許多問題，在當時來說已是有所爲了，若要解決社會問題，豈是一個手無縛雞之力的作家可以肩負的？但令他感到欣慰的，在那之後，我以老包爲筆名，轉向創作社會評論，也還產生某些影響力，他覺得當時沒有完全傷害我，稍許還有些欣慰。

這也許是社會對我們各行各業都有所期待，四十年來，我們一個人幾乎都要當做兩個人用，就拿計程車司機來說，工作時間之長世界僅有，未開發國家懶惰，不會開這麼久，已開發國家生活好，不必開這麼久。台灣經濟有今天的成就，就是依靠這樣的精神，才能抵擋黑道金權和既得利益者的剝削。接受這麼多不合理的剝削，還能維持這個場面，就是我們每個人都把自己當成兩個人用。我即是用這個觀點來安慰自己，希望能多做一點。今天不是只有我如此，昭慧法師亦是如此。

昭慧法師：對我來說，最大的收穫是「信念增強」，平日在山裡一天到晚在經典中思惟概念，發生苦難距離遙遠，對實踐菩薩道有強烈的無力感，雖然經典中示現的菩薩行很偉大，卻覺得自己永遠不可能達到這個境界。進入社會關懷以後，論文創作的時間雖然減少了，心境上卻有了很深的改變：覺得菩薩道是可能實現的，而非經典中編出的偉大故事，不面對苦難眾生而能發出慈悲心，那的確太困難了，勢必面對境界去考驗。

大師開示 偈語一句

老 包：昭慧法師曾帶我去認識他的老師，也就是佛學界公認的泰斗—印順長老，我知道印順導師有兩位高徒，另外一位是花蓮的證嚴法師，兩個人呈現完全不同的風格。有時我們開玩笑，台灣處處存在矛盾，卻還在矛盾之中向前走。譬如我們黑白新聞周刊出版的辜寬敏先生，他是強烈的台獨主義者，而他的堂哥辜振甫卻是國民黨中常委。

印順導師的鄉音我並不完全聽懂，但聽久了好像又有些相通，我就請導師用一句最簡單的話來解釋「什麼是佛法？」印順導師說：「佛法就是把人間複雜的東西簡單化。」哇呀！我覺得太有學問了，就像平常我一直認為單純就是美，兩者豈不相通？光是這句話，我就感覺當天收穫極多！

昭慧法師：老人家即將九十歲了，目前很少出門，身體雖然衰弱，但是心力極強，對台灣的社會動態還很注意，這是極難得的！老人家對我寄望很深，一直希望我能朝學術發展，自從參與了社會運動，一切行為也不敢囂張，反正一定有人會打小報告，不如老實招來，也說出自己的理由，他都靜靜地聽。有一次還主動地問：現在反核怎麼樣了？老人家的習慣都是看中央日報，雖然他接觸的媒體如此保守，年紀又那麼老了，一般七八十歲的老人，關節都轉不過來了，但是他的觀念卻還這麼有彈性，可以接受完全不同的聲音。佛敎界許多人要導師與我切斷關係，但他老人家卻一直關心我支持我，這點我非常感動。

老 包：的確是大師級的境界，雖然我跟他只有一個下午的相處，卻完全感受到大師級的風範。

昭慧法師：說到「反核歸真」「簡單化」，一般來講，的確有專業術語堆積起來的學術，但只有大師級的人，才有辦法深入淺出使一般民眾能夠明瞭，這完全看你是否要壟斷或是否高明，不高明的人抓出一堆術語，堆砌一篇論文，讓人無法進入他的語言世界，當然沒人看得懂。但大師級就有辦法避開艱澀的術語，用一般人熟悉的語言去表達。

老 包：專業的過程有其複雜的一面，當然很辛苦，但那是你個人摸索的過程；專業的最終目的是回饋社會，這個部份就應該是最單純的了。就像我請教印順導師，佛法究竟是不是很複雜，所以才顯得高深莫測？

昭慧法師：佛學是有層次的，初層次是一般人都能接受的，甚至高層次也可以用簡單的語言解釋清楚。語言本身並沒有什麼特殊的魔術力量，不過是表義的工具而已。印度東來的大德高僧，第一步不是教中國人如何學梵文，而是教中國人如何聽得懂道理，他們反而是趕快學中文好再上翻譯宣教。如果一定要強調某種特殊的語言才是神聖的，才可以扣到真象，那都是故意複雜化，想要造成專業壟斷。

所以民進黨說要想辦法如何包裝行銷，我看最主要的是——簡單化。像台灣理論，關

於國家認同這個問題，其實很簡單：生活在這塊土地上，不管你是那一個民族，有一些因緣需要大家團結起來。就這麼簡單的一個觀念。但是有一些台灣理論，就一定要強調我們有平埔族血統，複雜起來反而讓人有隙可趁。自從五胡亂華以後，相信沒有一個漢人是純粹的漢族血統，所以這個血統論我認為不太適合。只要簡單問你，你願意嗎？喜歡讓他就治嗎？大家可以選擇的嘛。

異中求同 共鳴生聚

老 包：節目開始我們是從聖誕歌曲談起，說到平和的季節、平和的境界，使大家都產生心靈的共鳴。而台灣社會似乎沒有令人共鳴的東西，譬如說一個音樂，一個文字或一個理念；我們現在連講「台灣優先」都沒有人跟你共鳴了，沒有人覺得很快樂啊，有人覺得台灣優先不足以使台灣更好啊，所以社會充滿了矛盾衝突，計程車司機開得那麼辛苦，為了停車就被殺死，這就是社會沒有共鳴。開車也是努力付出，照說要照顧誰，有機會就盡量給他方便；而對方不是，為有錢人泊車服務，卻欺負計程車司機，然後又拿威權恐嚇，說是竹聯幫的，要教訓他，令人非常感慨。這一二十年來我一直不死心，費許多苦心參與社會工作，可以說就為了追求一個共鳴的點吧！再說本來簡單的理念，一句話就可以說清楚，現在為了外表漂亮，愈包愈大包，到最後反而變成一個包袱了。

昭慧法師：其實我們獨立絕不會比新加坡複雜，新加坡有完全不同的種族，而華人還是少數民族，他們可以成為獨立國家，台灣為什麼沒辦法？所以不須要再包裝，而是要簡單化。

老 包：又有人說到台灣有「族群問題」，我非常反對這個講法，本省人外省人外表又看不出來，那有什麼族群問題？黑人白人一眼看得出來，科技再發達也沒有辦法改變，那才是族群問題。台灣哪有這個問題？本省人外省人臉上又沒寫字，所以這根本是心結問題，是人為製造的。恐亂是大自然的產物，不適合生存自然會滅亡，並不可怕；人造恐亂才可怕，存在心裡面自我麻煩，這才是個大問題。

多元社會本來就有多元意見，愈豐富也就愈進步，但是這裡一定有一個最大公約數，也就是共鳴點，它是維持自然運轉最重要的東西。我們現在就是缺少這個東西，所以最小的事情也引起最大的震盪。

比如說，為什麼我們一聽到「台獨」這兩個字就感到毛毛的，就聯想很多恐怖的氣氛？聽到「統一」就不覺得恐怖？這個社會在塑造你的過程中就不健康了。過去我們被教導要殺朱拔毛、反攻大陸，而百分之九十九的人都知道，統一其實就是被統一，那為何不覺得「被統一」很恐怖？從這點來看，台灣社會對人的生活習性和心靈上的傷害，已是十分病態。

唯見因緣 不見你我

昭慧法師：台灣社會很多議題都太絕對化了，沒有給對方留一點空間。從佛法的智慧讓我謹慎的感受到，我們都是因緣世間由因緣湊成的個體。我們都只看到一部份因緣，也許我們看到的比較多，人家看到的比較少，而這中間應該有可以溝通的共同語言，彼此之間絕對有共通的

部份，卻都不願找出來，反而各自絕對化彼此不相容的部份。這我覺得比較危險的。

這些年深深感到，絕對化某一種意識型態，正面力量很強，背後負作用力也會很大。把自己的意識型態看成絕對神聖化而不從實際問題考量，簡單化去考量，此時當地你願不願意這麼做，這時往往會把自己和對方都逼到死角。

我這次到加拿大，看到他們為了魁北克的獨立，彼此都不善罷干休，但也沒有人說你的土地是我神聖不可分割的部份，也沒有那一個人跟對方說，如果這件事不能解決，我就要使用武力。為什麼會有這些冠冕堂皇的理由？其實都是從媒體、從教科書、從各種管道，無形中將意識型態一路訓練過來，就像您剛說的，為什麼聽到台灣會渾身不舒服，可以想像，那個意識型態是很難修正的。

如果須要和諧共振，就要退一步想想，自己的意識型態真是那麼絕對嗎？老子說「聖人不死，大道不止」我現在愈想愈有道理。如果覺得自己的理念是神聖的，那其他的就變成次位的。其實想想還有什麼比生命的尊嚴更可貴呢？爭取台灣獨立也就是希望我們的生命更有尊嚴的存活而已啊！

老 包：我想人一旦分了階級，認為你的主張才是神聖不可侵犯，別人的主張是等而下之，中國民族可能就是被這樣的觀念害了，才會如此淒慘。僵化的意識型態，思考缺少空間，台灣的學校教育，或是社會的媒體教育，整個內容都是反自己的土地，反自己的人民，不是真的跟你就問題討論問題，而架構在一個空的地方，台灣如果繼續接受這種觀念，終必岌岌可危。

冠蓋京華 斯人憔悴

昭慧法師：今天我還有點感觸，關於全民計程車司機的事，民進黨當然很審慎地在處理，但我覺得民進黨不妨再加強一些。最近常有一種感慨：「仗義每從屠狗輩，負心多是讀書人」。孫中山打下了中華民國，烈士不是孫中山；毛澤東打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，烈士不是毛澤東。台灣向獨立建國邁進，這些沒有名字的草莽英雄，他們才是熱血沸騰的。我常常感覺，讀書人顧慮多，孤芳自賞比較冷漠，因為擁有一些學者的光環，在某個風雲際會的時候被擁戴在一個滿高的位置，反而他們變成了群眾的英雄。

像全民計程車，我也知道很多政治人物對他們建之唯恐不及；但不可否認，在台灣很多關鍵性的場合，他們都會犧牲時間，甚至犧牲生命。這個時候，我們不能說事情過了就算了，也不要擔心說站在一起就會被畫上暴力記號；人家跟黑道在一起都不怕被抹黑了，我們跟全民站在一起竟然會被說成是獨夫嗎？也許政治人物去審慎衡量政治利益是有他的因緣的，是人在江湖的，但也許我宗教師比較濶綽一點吧，常常想到戰死沙場的那些人已屍骨無存，而將官元勳們卻開始杯觥交錯了。所以看到全民計程車不只一次的遭遇，觸動極深。

老 包：聽全民說既有這個麻煩，他們打算不再掛這個招牌。我有個看法，如果在台北市連個全民的招牌都不能安心地掛，不能安心地做生意，這是社會的恥辱。如果還有軍警特系統的政治意識在迫害，我感覺這個社會就沒有公理了。

自省精進 成熟有情

昭慧法師：我相信台灣是有希望的。在國外，台灣人和中國人，憑感覺就可辨論，不是膚色也不是口音的關係，而是台灣人自信自尊，展現大國民的氣度。這是十年來大家的努力，我們要珍惜這個成果。更希望台灣人民在言論自由方面能有更深的思考，生活上有更多的自主，雖然很多方面是悲觀的，隨著覺醒和自信的能力，相信我們可以愈做愈好。

老 包：今天是聖誕夜，祝福各位朋友有個寧靜的平安夜。心靈上的平安是我一直期待的。也是今天特別請來昭慧法師，更深層的用意。除了政治、社會課題以外，希望還能再思考，我們心靈上需要什麼？我們追求的是什麼？既然我們一個人都當成兩三個人用，我們的努力必然會得到回報。

如果現在有全民的可憐朋友在聽，我特別要對大家安慰鼓勵，我認為我們是有自省能力，能夠自我求進步的民族，或者一時之間受到挫折傷害，如果從中可以啟發，獲得更多自我求進步的機會，我們的民族是有希望的！

這兩天我們看到國民黨的行政單位、警特系統以及主流媒體無所不用其極地醜化諷刺，加諸全民可憐朋友和家屬更深的痛苦，對你們的生活一定造成更多困擾，我們都能了解。在今天平安夜裡，希望你們能知道，在這社會上，仍有許多人並沒有受到扭曲言論的影響，還是默默在關心你們，你們並不孤獨。



院長於春節期間應邀至新加坡福海禪院弘法

傳燈之夜

—福壽整理—

節目：台灣之聲
時間：83年7月19日 21:00~23:00
主持人：性廣法師

性廣法師：有信徒常對我說，佛經看了很多，講座也聽了很多，要實行的時候卻有無力感，懈怠起來，不知道怎麼才能「發心」？

經典云：「吾輩發心，緣苦眾生」。面對眾生承受苦難的境界，內心所生起的信念就會非常強大。而非關在家裡空想夢想就有那個決心。在家喝可樂看電視，如何能發心？經典倒背如流，口耳相通，就是沒有經過大腦，變成口頭禪，這是「說」的佛法，而不是「實踐」的佛法。

訓練發心最好的方法，就是響應有意義的社會運動，到了現場，了解台灣須改革的地方有這麼多，關懷的心油然而生，本來懈怠的心就鼓舞起來了。所以修行不只是到寺廟，真正的道場在內心裡，在馬路上，不實際參與社會運動，實踐菩薩道，要覺悟會較難。

「佛法在世間，不離世間覺」，修行人不可能離開時間、空間而得到覺悟，一個人最大的敵人就是自己，降服我慢心，自尊心，自卑心，「街頭馬路」是最好的機會。既然如此，我們還要不要到寺廟去？當然也要！雖然寺廟是有形的，空間是有限的，但是我們將寺廟所學的佛法真理，帶進生活裡實踐，這種影響的力量，才是無形的，無量無邊的。

台灣前途須要住在台灣的人民共同來關心，但是遇到重要的公共問題（如興建核四），發現很多人都沒意見。台灣人民自覺，學習自己做主人，仍待努力。有人會問：「公共政策是非常專業的，一般人民有能力抉擇嗎？」民主政治要發展要進步，最重要的就是大眾媒體。它的消息、資料來源、意見市場，一定開放自由，每個人都容易取得，可以聽到正反兩面的聲音，充份比較再決定。三四十年来台灣媒體受到控制，不容易聽到真正的聲音，只會盲目投下選票，任民意代表替我們打算。如果他們利益交換，不顧人民死活，怎麼辦呢？所以先進國家「公民投票」依民意來決定公共政策，有其深義。

像這次宗教界響應林義雄先生，共同呼籲核四廠興建與否，應由全民公投來做決定，短短六天就有十一萬人簽名，不管最後執政黨會不會順應民意，但「做不一定有希望，不做就絕對沒希望」。民主政治不是比拳頭，要比智慧，比勤勞，不厭其煩地陳述信念和意見。講久了一就一轉變。以前只有幾千人反核，現在不是有幾十萬人嗎？這就是「因緣所生法」，只要努力，世間淨土一定有完成的一天。台灣要有希望，所有台灣人民就要共同發心！

依法相會，依法相應就是「辦法會」，佛法在街頭應用出來，亦即是辦法會。台灣人民要做一個有反省力，有良心的人，學習自己做主人，每一個重要的歷史事件上，都不能再缺席！

聽眾：有些人嘴念阿彌陀佛，卻胡作非為，這樣有功德嗎？

性廣法師：依因緣法，那裡做就那裡有效，嘴念心不念，嘴裡有效心裡無效。最好心口如一。

聽眾：法師投入社會運動，使人心振奮，是不是能組織「法師團」全省宣教？修行人站上街頭功德會更大嗎？

性廣法師：個人以宗教師身份，當然非常樂意。如果大家都能發心，省下談論是非的時間，有嘴盡量說，有腳盡量走，有手盡量做，那麼每一個人都是弘法的人，這樣力量不是更大了？

無論在家出家，修行人要從佛法教義中，深切體會我們應該做的。「眾生歡喜，我們就歡喜；眾生苦難，我們就苦難」以這種心鼓舞自己投入社會運動，而不是為了獲取掌聲和功德。

聽眾：請法師和講道士闡釋有何差別？火葬和土葬的差別？如何才有舍利子？往生做七才圓滿，沒做完會怎樣呢？

性廣法師：經典上說：依感應，要由亡者的親人誦經才會有用。而誦經功德，誦者得六分，亡者僅得一分。在家人有的因禮儀不熟，才想到請法師在前引禮，然後自己在後面跟著做。現在的人竟至偷懶，付錢由法師包辦，自己卻一邊喝茶聊天，完全失去「慎終追遠」的意義。而心意真誠，並非一定經由誦經才能表現，其他善行布施，一樣也可以回向功德。由此可知，正確觀念，是要亡者的親人誠心誦念才有感應，比較法師或是道士均無意義。

至於土葬、火葬只是一種喪葬儀式，中國人有入土為安的觀念。火葬由印度傳入，較乾淨簡單快速，所以現代多所提倡。有人擔心火燒會痛，執著土葬，其實人死四大換數，心識已離，神經全無感覺，怎麼會痛？為了節省土地資源，火葬是可推廣的。

修行戒定慧圓滿的人，才可能燒出舍利子。

除了重大的善惡業，使人死後的中陰身馬上隨業投胎以外，一般中陰身會在七七四十九天內的任何時候去投生。亡者生前來不及做，由親人幫助添功添德，祈求往生善處，是做七的目的。誦經當然是自己誦，功德也是自己做才有用，不必期待別人替我們做。

聽眾：我皈依的師父告訴我不要管政治，但我認為不改進的話，真的無法生活。

性廣法師：政治就是眾人之事，一個人單獨生活，可以隨興自由；兩個人以上問題就來了，作息的時間規矩必須協調才能和平共處。那些認為政治不可以管的人，是把政治和爭權奪利、利益輸送扯到一塊了。憲法賦予國民投票的義務，這是政權，出家人或修行人可以不投票嗎？選出代表賦予治權，委託他來管理我們生存空間的事情，可以不關心嗎？選出有守有為有理想的政治家，才能制裁有野心的政客，對權人寬容就是對善人殘忍，那不是慈悲是姑息，不是忍耐是縱容，所以每一個人一定要關心政治。昭慧法師就說：你愈不管政治、政治就愈來管你。七號公園觀音像明明是合法的，有些人偏說出家人要慈悲忍辱不該管，那麼政治就來管了。所以我們要站出來爭到底，合法的為什麼可用非法手段拆除？因此，政治與利益輸送、官商勾結，絕對是兩碼事。每個人都要關心政治，聽到不公不義的事要站起來大聲講，擁護有為有守、道德清高的人，將治權委託給他。

聽眾：大家都擔心我們自己沒有那種科技興建核四廠，是不是可以「無分別心」請外國先進來做？

性廣法師：修道時體會唯一究竟真理，「空」義絕對離所有相，才可以說「無分別心」。而我們生存

的世間有分別嗎？當然有！男就不是女，黑就不是白，長就不是短，很多人將無分別心做錯誤解釋，「無分別心」是在修行時對自我的要求。以政治來說，也要認清對象，選擇正確的被選人，而不可以說「無分別心」，選誰都沒有關係。至於核四，它的危機不僅是技術問題，污染、核廢料處理，以至世界趨勢等等，都不適合這個時空。

聽眾：我父親往生兩年多，前幾次法會聽安他都有回來，但最近家人都沒有再夢到他回來，為什麼呢？

性廣法師：關世的人與亡者，用媒介的方法可以問到的，一般有兩種情形：第一種他還在中陰身狀態，尚未投胎。第二種，墮入餓鬼道，才可能接受人類食物供養。所以說收到亡者回應也不見得好。對後代子孫來說，我們應該希望他往生善處，而非執著要得到他的回音。我們自己誠心念經，不是出錢請法師念哦，多做功德回向，使父親因在世親人所做的功德，往生善處的福德和機會增加，這才是重要的。

聽眾：有位居士一直逼問法師修那一派？叫他去問釋迦佛修那一派？「慈悲」兩字啦！觀世音菩薩修那一派？「救苦救難」！只要眾生有災難，馬上去救，就是這一派！學佛是要自己覺悟的！另外官員為收佣金，一定要建核四，將來如果真的發生災難，「一代貪官百世禍」連累子孫都受業報。

聽眾：有人說，出家人不事生產，接受供養，法師如何說明？

性廣法師：經典云：「農夫耕耘土地的田，出家人耕耘眾生心田」。有沒有做事，不是由事象上來分別，老師用嘴說道理，開化學生的心，教導做人處事，難道不算工作？百丈禪師曾說：一日不作，一日不食。不是說沒有拿鋤頭種田，就沒資格吃飯，無論帶鋤頭或耕耘心田，對社會都有貢獻。所以我們對修行人的要求，應該看他是否有將研究體會的佛法教導眾生

生產有物質上和精神上兩種。修行人從事精神上的生產，希望這個觀點大家能同意。



印公導師蒞臨講堂，四眾弟子接福，法喜充滿。

普濟寺董事康水塗居士供養印順導師



吃素實相

／釋悟泓

提到對動物的關懷，就不免讓人想到吃素。但吃素的人，並不一定表示完全等同於以生命為本的尊重。「某人吃素」，這句話只是一個結果，如何達到這個結果往往更值得我們反思。

一個人會吃素，大致不外下列幾個理由：

- 一、天生的：打從出生開始，甚至還在娘胎中就已吃素。（母親吃肉就不舒服）
- 二、宗教的：基於信仰而吃素。（不一定真正了解為什麼）
- 三、功利的：認為吃素有功德。
- 四、報恩的：基於某種原因，用吃素來回報。（通常是佛菩薩、或一般神祇）
- 五、許願的：為了某一種願求，用吃素來證明自己的誠心。
- 六、環保的：有人吃素是因為環保思潮的提醒。
- 七、健康的：為了健康而吃素也愈來愈普遍。
- 八、慈悲的：也有人真是基於眾生生命平等而不殺生，所謂吃素可以長養慈悲心。
- 九、超越的：顯名思義，它是超越以人為本位的觀點，而是直接從動物本身也有生存權，也有生命福祉的觀點，認為人類根本沒有任何理由，以犧牲動物的生命來滿足自己的口腹之欲。

當然，從緣起的世間來看，相對仍是它的本質。不論基於何種理由，吃素並不能完全表示人類以外的動物，從此可以高枕無憂，天下太平。腦筋轉得快的人，馬上就會質疑，吃蔬菜，吃水果也有可能間接殺死動物。這話當然也是事實，尤其是在今天的台灣。

每當碰到類似問題，就會覺得很欣慰。因為佛陀早已在二千多年前，就幫我們把答案想好了。

答案其實就是緣起。世間的一切都依緣而起，也依緣而滅。是緣起的，就是相對的。在相對的世間，我們既然不能任意以終結自己的生命，為拯救其它生命的常態，就只有在自己能力及、可知、可做的範圍內，相對的選擇，對其它生命傷害最小的利用，來維持自我生命之延續。而即使如此，仍當以「逼近」的方式，對一切之相對利用，期其產出最大功能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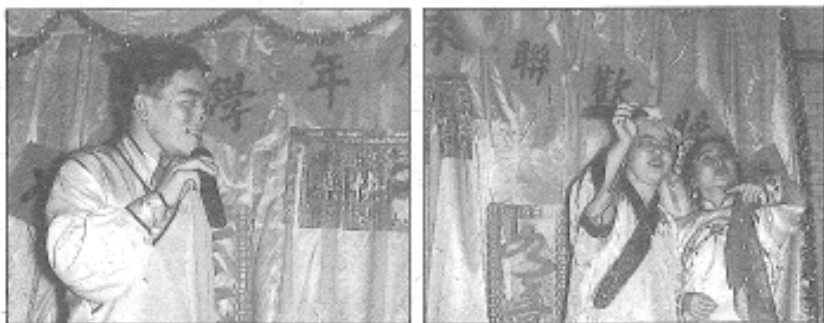
因為這樣的思考，我認為「超越性的吃素」，更能接近佛法的「緣起」勝義。為慈悲而不殺生，仍有自他上下，優劣計較的痕跡，為了健康、為了環保，不免還有人類沙文主義的殘影，至於許願、報恩等條件式的交換，雖然正當，畢竟不夠「阿莎力」！

「動物也是生命」；餘話都是多餘。世間事，沒有理由往往是最好的理由，動物本來就不是人類的食物，然需要什麼別的理由？體會得吃素，或是不殺生的，「本來如此」，吃素也可以體會出無我相、無人相、無眾生相、無壽者相，見一切相非相的諸法實相。吃素如此，不殺盜淫妄酒，何嘗不是如此？

～轉載自南華雜誌第一三七期～

歲末聯歡晚會

節目之精彩，筆墨難以形容，所以……還是看相片吧！



生命是一首行雲流水的樂章

釋紹容

春去秋來，轉眼已不知多少寒暑，回首來時路，雖也曾勤奮耕耘，但對於世事變化無常仍不免感到迷惘。然而走過這些歲月，我已漸漸地調整了心情和步伐，不再去流轉跌盪。學佛後更覺到大好時光，不要蹉跎了，我們要把生命化做功德，將「苦水」化為「甘露法水」供養眾生。世間或美麗或哀愁、或明澈或流轉的眼波固然動人，都不如菩薩的慈眼；世間能令我們歡喜的事物固然很多，卻都不如能令眾生歡喜。每天早晨起來，和風鳥語花香，清新的一天，每一個生命都有如初生的寶貴，它是潔白嶄新的，我們都可以拿著彩色的筆將它繪上美好的圖案和顏色。

X X X X

以前，因不懂台語，所以耳根不起作用。覺得那些聲音與我是多麼的了不相干，直到有一天我慢慢地學會、也聽懂了台語，才覺這這是一個紛爭擾攘的世界；如果真能回到從前，我會覺得世界上的任何語言，對我來說其實是不具任何意義的。那樣的聲音輕飄便消失了，如風之吹竹，音性本空，性本無法，修行真

能到這樣的境界，我想也是一種功夫。

X X X X

如義師接著問：「是什麼山？火山？冰山？還是情人山？」我告訴他：是九華山、峨嵋山、普陀山、清涼山。以前聽廣播、看電視、不論多麼磁性、柔性、感性的聲音，在我聽來都沒有多大感覺。真正開竅的，還是聽了僧脫老師帶來的幾卷說相聲的錄音帶，我突然有所領悟，人世間的語言原來是可以說得如此活潑生動有趣的，於是我也成了每天在人羣中製造笑聲話語的甘草人物，我告訴他們，我要改變戲路；轉型成功。

X X X X

大地混沌中，散佈許多零亂的腳印，記錄無數人艱苦的迷惘，如果你曾經走過，可有從中覺悟了什麼？我說：沒有犯過錯誤的不是人生，否則鉛筆的上頭就不必附一塊橡皮擦。好人和壞人，那是你說，而許多時候，事實並不如是。我想應該說：能夠把天下的人都當作自己子女對待的就是「好」人；而什麼是壞人呢，在佛菩薩的眼中是沒有壞人的，也沒有不可原諒的眾生；真要說「壞」，我想這個字有些像土壤的「壤」吧；它是孕育我們成長的肥沃大地，我們要感謝他。而且壞人也是可以改變成好人的，我們要給他一個改過自新的機會。這個世界上多一個好人，也就少一份暴戾之氣。正因為我們自己並不圓滿，所以才會衍生世界數不盡的是非恩怨和爭執，看遍了這些情境，我感到疲憊。但許多時候，也並不是我們不去跳脫，而是置身其中，竟無法擺脫人世界的無奈。生活中，如果我們也能把心胸擴大，眼光看遠些，不在繁瑣事物和人我是非中打轉，學習地藏王菩薩「我不入地獄，誰入地獄」的精神，對人世無盡悲憫的情懷；更要學著

X X X X

不如何時開始，我們的言談笑話經常在餐桌上、作務中流行著。那種輕鬆的氣氛，是我以往不敢想像的。我告訴可愛的師父們，以前我覺得要靜得像一座山，雖然著墨不多，但山的鬱綠蒼翠，會讓人感到穩重、安定、給人一種天長地久的永恆感；它有如松竹，像是一種情操、永遠的不死不悔。

X X X X

以前，因不懂台語，所以耳根不起作用。覺得那些聲音與我是多麼的了不相干，直到有一天我慢慢地學會、也聽懂了台語，才覺這這是一個紛爭擾攘的世界；如果真能回到從前，我會覺得世界上的任何語言，對我來說其實是不具任何意義的。那樣的聲音輕飄便消失了，如風之吹竹，音性本空，性本無法，修行真

X X X X

～佛在人間～專題座談～

「從本次選舉談政教關係」

精彩節錄·黃春敏整理

Q：若是候選人對佛法沒有正面肯定，但能力很好；另一位候選人對佛法肯定但政治能力平庸。兩人共同競選同一職位，身為佛教徒應如何思維與抉擇投下神聖一票？

A：我希望有第三個對佛法肯定同時又具備能力的人出現。若沒有這樣的人，可見我們佛教徒不夠用心，沒有栽培這樣的人才出來從政。如果沒有第三種人，那寧願退而求其次選擇對佛法正面肯定而政治能力不足的人。

從政者的成功是一群人的成功而非是一個人。體會佛法緣起的世間可以互補有無，可以沒有權力慾，不把自己拱為中心，不會忌才，可以讓部屬發揮。但對另一不肯定佛法的人，政治能力强的人，我有點擔心。如果因果緣起不肯定，隨著個人成功，個人光環愈大，沒有佛法的體會去降低個人氣焰，明白他的不足。如果他又對佛教藐視呢？這樣是不好的。

Q：二位法師均表明立場，幫助郭承啓助選，如果我們有不同立場與態度呢？

A：法師的看法不一定對，我只是順著因緣看待此事，郭承啓在佛教最困難的時候，長達數月的與佛教徒開會策劃，若非這份患難之情，我也不會在本次選舉當中特別幫忙。我們不能平白靠人家幫忙，此刻卻要表明中立立場，這說不過去。在觀音事件中郭承啓取得罪人，我們為了宗教徒的濟高、景仰不敢碰問題，我覺得這樣未免太自私了。排除郭承啓個案，在常態時，一個宗教師是否要急切地表明中立立場，這點我不太贊同。譬如一個候選人極力要救流浪狗，而另一個候選人極力保護流浪狗，佛教徒對於這二位候選人說立場中立，這樣太不夠格稱為佛教徒。做為佛教徒應該支持保護流浪狗的候選人，這才合乎佛教的護生精神。佛教勢力那麼大，政治人物對任何法案都沒有問一聲佛教相關團體的看法。可見佛教團體表現的相當無用。慈濟功德會幫助貧弱絕對跟全民健保法有關，與社會福利法、童妓法、兒童保護法有關。而他們卻絕對不敢碰，為什麼他們要表明中立？這等於放棄為眾生爭取福利的機會！政治人物對於這些法案從來不請教慈濟功德會的想法。其實這是沒有注意佛教政治力量的充分展現。

又如關懷生命協會，當時行政院提出的野保法是欲保護業者，讓人工飼養合法以便管理。就此觀點民間版野保法反對人工飼養是互相對立的，而關懷生命協會主動說服與爭取立委簽署通過民間版的野保法。所以回到前論，佛教到底要不要表示中立立場？要表示中立可以在二位候選人不違護生精神、政治理念雷同時；而非一開始基於不敢的心態下表示中立。

心如大地，能夠生長萬物，承載萬物。有人把香水灑在上面，我納受，人家把糞便倒在上面，甚至腳踩而過，我一樣承受容納，不生歡喜也無苦受，才實名為安忍不動如大地。那時你的心就有如寶藏，有無盡的財寶可施捨救濟一切眾生；那樣的心是要經過千錘百鍊的，如果你成就了，將可凝立自己，作眾生的蔭涼。

X X X X

經書上說，「佛」是覺者，已經覺悟了宇宙真理的聖者，我常常著，覺得它有些像這「拂」字，是拂去滿身的苦累塵埃，熱惱焦躁，有如春風般和暖的吹拂。再唸起來，也和「蕪」同音呢。是可以撫慰跋涉世途的遊子心靈。夜裡我唸著，覺得還同另一個「放」字，是「放下屠刀、立地成佛」，也是放了曾經犯過錯的人。佛法中若有水，是清涼的甘露，是法水長流，但「佛」字寫起來也與這「拂」字相近，食物、開水任何器物也要一個沸點

，不斷的送進材料加油，溫度才可成熟。人活著也要有熱度，快樂熱誠地去愛和包容這世界。

X X X X

那天，看了一般有關花的描寫，覺得寫得很好，如果你懂得花，相信會更有助修道生活的體驗。

以前輪職事當香燈，看到大殿寶殿所插的花，三四天就要換過，總不免感歎可惜，覺得它的生命太匆匆，這樣的短暫不可挽留。世界許多人、事、物為什麼都這樣幻化無常？無法讓人擁有永恆、長青？我心總不免嘆息！

而後我才慢慢了悟了許多事情，關於生命的悲歡離合，植物向來是如此百無禁忌的，它所演映的竟是亙古以來一幕幕的輪迴。「而花、它也有如青春，是一地成佛」，也是放了曾經犯過錯的人。看花，有如手掬一捧清泉，喝了，就能走更遠的路。

「其實，花不只像人生，花也像人的心，好的心就像花一樣

，可以把歡喜帶給別人，花開放時，把最美的一面呈現出來，供人欣賞，它不一定要為自己而開，所以人生應該像花一樣，當歡喜則歡喜，當與人共享則與人共享，而不是凡事都要據為已有。花靜靜的開放，表現出寧靜、祥和、安忍的氣質，有禪定的境界。更有人形容花縛在一定的時間、範圍綻放，不像葛藤會攀附在其他的植物上，它不侵犯別人，具有持戒精神。也許花天生的使命就是要讓世界能有溫柔的感動，以克制暴戾的野蠻，只是盡心盡力的自花開放放幽香至花謝，在一股清雅中透露出莊嚴。」

花顏即使滄桑，也是一種令人動容的優雅之姿；也許世間的容顏也註定了要變化的，只是這期間你可曾散播了你的歡顏、歡笑和芬芳？讓世界因為有你有花，猶如菩薩的化行人間，把人間點綴得更純真、善良、美好。河山也彷彿披上萬紫千紅的花衣，變為莊嚴的佛國淨土。

浮雲

釋普霖

蔚藍青天雲兒似
雲影幻化男子狀
忽左忽右佳狀奇
偶爾晴間來頓
彷彿生命的轉折
他在變遷中喘息
偶爾人間物體投
幾秒曾感到過
氣息曾似似泥塵
久久披視其化
世間如夢雖然
措手不及問某位
淨雲遊子似這

心清水現月

所謂「靜無光通達」，它張不過是月影而已，靜到極點，不要以為是真的，智慧光就會現出，修行是修「心」，好像水清月現一樣，水者圓滿，所謂「心淨水現月」，月光不能現出，意定天無雲，水愈淨，心裡清了，月光才能現出，水中月影才能現出，可是月光不是真的，意念有定力，你看見月光，就好像天空沒有雲影。

宣化上人講於1987年4月26日

如果人生是不斷的抉擇，我選擇了出家，以三寶為我最終的皈依；如果生活是內在的超越，我選擇了苦團，願在樸實平靜的僧團中，終此一生。

父母養育恩重如山；師長提攜恩澤浩蕩；而佛恩更是無可比擬。時常自覺：得之於他人總比自己付出的多，唯有改變原有身心紛擾的生活方式，追求人生的另一個目標才是真正解脫之道。故願將此深心奉迴向，以報四重恩。

站在雙林寺前的廣場，仰望天上的星宿，時而晴空萬里，時而烏雲掩月。常常告誡自己：今生有緣出家，可別白走這一遭，記得當時……

八十三年十一月五日那一夜，夜好靜，靜如鐘；風好涼，涼如水。出家偈唱起的那一刻，揭開了剃髮的序幕。我舉起剪刀，剪下了三縷，口

裡念著「願斷一切惡，願修一切善，願度一切眾生」，頓然覺得淑珍終於實現了自己承諾的第一步，成為一個出家的佛弟子。雖然這只是一個過程，心裡卻覺得好踏實。就在眾師父、居士們的佛號聲中，完成了儀式前的剃髮。突然頭頂一陣涼意，忽冷忽熱的，才知道，原來沒有三千煩惱絲就是這種感覺——清涼無比！最後在回向偈中，才發現自己的雙頰有兩行熱淚。

從不曾想像自己落髮後的模樣，剛落髮後的我，始終不敢站在鏡子前，我想是不習慣吧！當晚，輾轉難眠，不是興奮過度，也不是心事忡忡，實在是覺得好冷啊！

第二天的儀式，莊嚴而殊勝，剃度恩師上開乘法師因路途遙遠，法務繁忙，不克前來主持，因此禮請上昭慧法師代理披剃和尙，亦禮請上住廣法師擔任受戒阿闍梨，二師俱足。學院十幾位學員主動前來忙裡忙外，多位好友親朋亦皆應邀觀禮。心清心想：何德何能，勞動諸位師父及眾人，真是不好意思。而心清就在眾人的祝願聲中，完成了出家、受戒的儀式。

那天，父親一直深鎖眉頭，臉色凝重。母親亦不時暗自拭淚。心清自始至終，沒敢抬頭望向雙親，深怕無法控制自己的眼淚。對於雙親成就我的出家因緣，銘感五內，由衷希望雙親能放心於心清的選擇。

人生無常，誰都不知明天是否依然平安。人生苦短，實在更應疾起精進。出家是我的第一步，修道才是長遠之路。誠如「心清水現月」，心清願與菩提道上眾道友共勉！

後記：圓頂後的第六天，各家大妹出關，父親把我叫到祖先牌位前，告訴我：「淑珍，我對你們三個女兒都一樣；那天，我就當你出嫁！」說著，就從口袋掏出一個大紅包裹在我的手裡。那時，我看見了父親熟悉的笑容。

心清合十84.元.13.于弘誓學院



1. 此刻正是人生的分水嶺，淑珍的歡喜不待言傳。
2. 剃髮三縷，白頭形好。
3. 願將煩惱斷，殺誓不還轉。
4. 迎請和尙，阿闍梨。
5. 禮佛三拜。
6. 和尙披剃。
7. 和尙授衣。
8. 受沙彌尼戒。
9. 接受供養。
10. 圓頂典禮後合照。

人間佛教的播種者——印順法師

定價／

在佛法領域中，印順導師在修持或學術的見解上，都有獨特而卓越的成就。他的思想以及著作，深深影響新一代僧信教徒。

專研並弘揚導師思想，而獲得教界學界肯定的昭慧法師，其學術研究或者社會關懷，無不承自導師思想的啓發。而年來對護教護生所投注的心力，正是弘揚導師「契理契機的人間佛教」的最佳寫照。

所以當東大書局要為導師出版傳記時，昭慧法師立刻被邀請為執筆人。由昭慧法師記錄導師的精神風貌和思想生平，尤能使吾人全面瞭解「一代高僧」的偉大一生。

釋昭慧法師

定價／260元

釋昭慧是個傳奇性的人物，也是目前佛教界最受矚目，也最有爭議性的人物。

以「陳水扁實錄」一書寫紅文壇的傳記人物作家陶五柳，以釋昭慧為對象再寫下這麼一本精彩著作，可說是相當有眼光的選擇。最近已有兩位研究生在撰寫碩、博士論文時，準備以釋昭慧為探討的主題對象，可見其潛力無窮。

——大村出版公司編輯部

寫釋昭慧，是基於觀察後的抉擇。原本為了寫一小篇文章而去採訪她，經接觸後，深覺法師豐富內涵，論著等身，辭才無窮，擅長聲樂，又通國、台、客、英、日語，還學梵文、巴利文與藏文，甚具才情；她歷次發動的護教護生行動又獨特，半生歲月很有幾分傳奇色彩。由於她長期面泳於價值基督之中，身為一個宗教師，憐惜孤弱體會特別深；作為一個學問僧，她的改革意見也卓然自成一家。凡此種種，使我覺得她將是潛力無窮的明日之星，於是我就棄短編的人物報導，而重求她的同意，展開一連串的獨家專訪，終於寫成一本專書。

——作者 陶五柳

昭慧法師的特質，是她在沈靜的外表之下，擁有驚人的爆發力，但這正是一種生命關懷的昇華，如果只以宗教的角度觀察昭慧法師，外界常會得到若干爭議性印象，但是從社會改造的意義加以觀察，我們卻發現昭慧法師是台灣社會的珍寶，擁有無窮的能源，這在日後都將——驗證。

昭慧法師曾說她出家的理由是「假平凡」，就是這一句話，讓我們覺得她除了擁有驚人的社會改造爆發力之外，還有一種懂得沈潛的敏銳之心。

我對昭慧法師，除了僅僅相信以外，也希望社會珍惜這一「能源」，這樣的心意相信也是佛學大老印順導師曾領她、支持她的用意。

——老包（現任扁白新聞周刊發行人兼社長）

啓事

感謝住家有限公司，一年來全力應付弘誓雜誌的製作發行；三踏俱足，日漸莊嚴道片耕作的園地。

本期起，恢復由學院自行籌措印製經費，茲因多方詢價，致使出刊時間一再延宕，祈請各方包涵見諒。

編輯組雖有強力信賴，仍須同學們發心投稿或者勘印，方能共成其事。誠敬敬邀我弘誓同學，大家一起愛護經營！

*** 1994年佛光山世界佛學會考 ***

狀元

黃銘森，46歲，基隆市人
大同工學院電機系畢業
1986年5月皈依三寶
弘誓學院第二期學員，學號 813002
現仍於學院第三期進階班就讀
任聯群電子股份有限公司副總經理

參加佛學會考

正知慧解增上



外財與內財俱有

知識與信仰同重

從民國七十九年迄今，佛光山已連續舉辦了四次佛學會考。第一次分為高、中、初級三組，僧俗二級報考者約有五萬多人。第二次僅分初、高兩組。由於內容較難，且在高雄佛光山寺舉行，參加人數約有三千人。第三次星雲大師將會考擴至海內外所有道場，成為名符其實的世界佛學會考，成人組及少年組共有十萬人應試。今年第四次舉辦，分為甲乙丙丁四組，參與者突破二十萬人。

弟子與佛光山淵源很深，同時亦為佛光山會員。第一次參加初級組應試，純粹抱著嘗試及捧場的心態，沒想到也入選第一三三名，獲得獎狀及獎金。第二次更著頭皮報名高級組，考試內容以印順導師佛法概論，成佛之道，中國及印度佛教史、金剛經、維摩詰經為主。高級組僅錄取十四名，很幸運地又再入選。更因此而與弘誓學院結下學佛因緣，兩年課程全勤以外，昭慧法師「成佛之道大乘法義」以及「妙契集」教學講座錄音帶，全部二百三十四卷都仔細聽過一遍，於焉奠定基礎佛學底子。

第三次會考參加成人組，再獲入選。今年考期恰巧與公司旅遊迫近，身為主辦人實在難以一心二用，本想打消赴試之意，但是我們第三組的師姊們，好意幫我拿了報名表，且互相勉勵暑假期間好好K一下書，於是第四度成為甲組的考生。

一連用了七個晚上，將相關資料整理分析，八十題名相解釋寫了三十五張稿紙，八十題申論寫了八十張稿紙。一筆一劃的功夫使研讀印象更加深刻。甲組試題有五題名相解釋及三題申論，九十分鐘裡奮筆疾書了二千五百餘字。九月七日收到成績單，97分名列前茅，獲頒最高獎金及獎狀。

學院法師慈悲，唯恐學員負擔過大，從不以考試人，只要同學們按時上課就很歡喜了。但弟子認為考試確有實義，舊機薰習，溫故知新，領悟能力自然日進有功。佛法浩瀚無邊，若不以點滴累積，如何談得上深入經藏，智慧如海？自付學佛以來不能持清淨戒，又無禪定功夫，如果能由經論下手，尋求「慧」解脫，尚遲有把握。

在此誠心向同學們建議，若想奠定良好的佛學基礎，務必聽聞學院法師們有次第的教學課程，並多多參加佛學考試，藉此印證自己對法義的瞭解，更可激勵用功學習的勇猛心。同學們有緣在弘誓相聚，期盼我們都能在菩提道上智慧增長，罪障消除。阿彌陀佛。



學院導師：印順導師
發行人：性廣法師
編輯：佛教弘誓學院編輯組
弘誓會館：台北市八德路3段189巷1
弄12號
電話：(02) 570-2440
傳真：(02) 578-4742
辦事處：台北市華陰街100號
(普濟寺)
電話：(02) 558-0130
傳真：(02) 558-7047
講堂：台北市重慶北路一段29
號3樓
割撥報號：18260189
戶名：弘誓通訊雜誌

中華郵政台北字第5072號執照登記(誌)文書
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台(誌)字第11082號

弘誓通訊雙月刊
會館：台北市華陰街100號(普濟寺)
TEL：(02) 5580130

淨啓

／正法以爲身，淨慧以爲舍，誓月朗然，常照是普。／

國內郵局
北區第10支局
面額第10支局
許可證
台北第10570號

雜誌